



宋槧太平御覽



1卷  
403  
56





東京賦曰通帛備旆

幟

史記曰沛公祠黃帝蚩尤於沛庭旗幟皆尚赤

又曰韓信伐趙令輕騎二百人人持一赤幟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

東觀漢記曰漢兵守成都公孫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表山松後漢書曰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逢安將千餘人攻延岑於杜陽鄧禹以赤眉精兵出在外唯盆子羸弱在長安攻之與謝祿夜戰橐街中鄧禹敗走逢安西與延岑

蘇茂李寶戰於杜陽大破之寶茂降岑收散卒還戰寶茂從內拔赤眉旗自立其幟赤眉還驚亂走自投川死者十餘萬人

墨子曰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

太白經曰右一將行得水黑幡旗幟圖熊旗額白右二將

行得火赤幡旗幟圖鸚旗額白右三將行得木青幡旗幟

圖熊旗額白右四將行得金白幡旗幟圖狼旗額白右五

將行得土黃幡旗幟圖虎旗額白左一將行得水黑幡旗

幟圖熊旗額白左二將行得火赤幡旗幟圖鸚旗額青左

三將行得木青幡旗幟圖熊旗額青左四將行得金白幡

旗幟圖狼旗額青左五將行得土黃幡旗幟圖虎旗額青

釋名曰幡幡也其兒幡幡然也

說文曰幡幟也

崔豹古今注曰信幡古之麾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朱雀玄武白虎黃龍等五幡以詔四方詔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幡南朱鳥西白虎北玄武朝廷畿甸則以黃龍亦以騏驎信幡高貴鄉公討晉文自乘黃龍幡以麾號令晉朝唯用白虎幡信幡用鳥取其飛騰輕疾一日鴻鴈有去來之信也

漢書曰甘延壽出西域部勒行陣別爲校尉踰葱嶺入赤谷至鄧支城望見單于城上五采幡幟

又曰武帝伐南越禱太一以牲荆書幡名曰靈旗獻帝春秋曰董卓未誅有書三尺布幡上作兩口相銜之字負之於道歌曰布乎及呂布殺卓負布者不復見

吳志曰陸遜取宜都獲稀歸枝江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幟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

王隱晉書曰河間王伐齊王罔火燒觀閣及千秋神虎二宮門罔盜白虎幡唱云長沙王矯詔長沙更以白幡唱稱大司馬謀反

晉書曰長沙王又攻齊王罔罔令王胡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

又張華傳曰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散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

又曰衛瓘既誅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恠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搥登聞鼓上言論之又曰楚王瑋之誅二公也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

宋書曰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檠不肯開尙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已下曇首曰旣無異勅又闕幡檠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二月雖有開門例此乃前事違令今守舊未爲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檠致開門不時由尙書相承之失亦合糺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

比史曰後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開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輶音韞

晉溫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

晉起居注曰太陽佐伺承有母云感老君生丞相中貴畫作九龍幡遂羣聚奔市

晉諸公讚曰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其夜帝臨東堂張華唱議乃遣左右以白虎幡麾之然後衆散

鍾離意別傳曰意爲瑕丘令立春遣戶曹史檀建賈青幘幡白督郵督郵不受建留於家還白意見督郵而督郵謝意言所以不受青幘幡者已自有也意還召建問狀建惶怖叩頭意曰勿叩頭使外聞也因出轉署主記史假遣無期建歸家父問之曰朝大士衆賢能者多子何功才旣獲顯榮假乃無期寵厚將何謂也無得有不信於賢主耶建長跪以青幘幡意語父父嘿然有頃令妻設

酒殺雞與建相樂謂建曰吾聞有道之君以義理殺人無道之君以血刃加人長假無期唯死不還將何以自裁乎酒畢進藥建遂物故

石虎鄴中記曰勒為石虎諱呼白虎幡為天鹿幡

鹽鐵論曰發春之後懸青幡築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春令之論也

軍令曰五聞鼓音舉黃帛兩半幡合旗為三面負陣

廣肅之教曰大赦蕩然萬物更新陽幡既建事從寬簡羌可得詢求民瘼撫循物性

旒

周禮曰龍旒九旒象大火也鳥旒七旒象鶉火也熊旒六旒以象參伐也龜旒四旒以象營室也大火九星朱鳥四星參七星營室四星公羊傳曰諸侯若贅旒

禮含文嘉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旗者旌旗也所以別尊卑序貴也諸侯七仞九旒齊軹軹車後橫木也諸侯之旗齊於軹卿大夫五仞五旒齊軹士三仞三旒齊首首頭也廣雅曰天子十二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軹卿大夫七旒至軹士三旒至肩

旒

東京賦曰建神旒之太常

尚書曰武王右秉白旒孔安國注曰手秉旒有事施教也

又曰羽畎夏翟雜名可飾旒

毛詩曰建彼旒矣

又曰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子子干旄在浚之郊

左傳曰晉人假羽旄于齊而不歸齊人始貳

漢書武紀曰征和二年更加節黃旄應邵注曰戾太子發節故加其上黃以別也

晉書曰王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相溫掾俱為溫所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列仙傳曰秦文公時有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墜鬚解被髮牛畏之入河故秦因致旄頭騎使先驅文選曰羽旄掃霓

又曰羽旄揚麩

又曰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洛神賦曰左倚彩旄右蔭桂旗

楚詞曰建脩虹之采旄

甘泉賦曰流星旄以電燭

又曰建雄虹之采旄

係綴蟬蝻文紛錯也

五色雜而炫耀衆采雜廁而明朗

服虔通俗文曰毛飾曰聃

音

漢魏故事曰與外國節皆二赤聃一黑聃十異於常節

魏略曰諸葛亮見劉備備性好聃時適有以旄牛尾與備者備手自結之亮曰將軍當復有遠志耶止結聃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投聃而謂曰以忘憂耳

吳時外國傳曰黑白聃出天竺國

陶公故事曰臣備奉獻金鐔白聃四枚

續異記曰賁陵王誕在廣陵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聃覺則已失髮矣如此者數十人

俗說曰謝安小兒時便有名譽流聞遠國慕容廆餉謝白

狼睨一雙謝時年十三一作慕容垂也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十鈴睨一具

諸葛亮與瑾書曰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

下白睨西方上兵也嫌其少者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

之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孔雀睨二枚

諸葛亮與吳王書曰所送白睨薄少重見辭謝益以憎慙

庾翼與慕容皝書曰今致襦鎧一領兜牟白睨自副

又曰今致朱漆鑄二十張絳碧畫幡黑睨自副鑄所謀切

左傳曰楚人謂夫旂子重之麾也

穀梁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

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

擊析

後漢書曰班超拜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幡麾

王隱晉書曰戴洋病亡天神使為酒藏吏授符持幡麾將

士蓬萊諸山五日更生

華陽國志曰曹公察關羽不安使張遼以情問之羽嘆曰

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

之要當立効報公曹公聞而義之是歲紹征官渡遣驍騎

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為先鋒羽

望見良麾策馬刺良於萬眾中斬其首還遂解圍公即

表封羽漢壽亭侯重加嘗賜羽盡封其物拜書告辭而歸

先主也

晉令曰兩頭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止二金音還

軍令曰凡戰臨陣皆無譁音譁音明聽鼓音謹視幡麾



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聞令而擅前  
後左右者斬淮南子曰譬若軍之持麾者也妄指而亂矣

幢

釋名曰幢童也其兒童童然也

晉公卿禮秩曰安平王孚汝南王亮大傅楊駿義陽王望  
齊王罔魯王賈充河間王顥梁王彤秦王東長沙王乂皆  
給羽葆幢

後魏書曰韓茂膂力絕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  
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  
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  
左右日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  
為虎賁中郎將

兵書曰赤幢常在大將不得動搖赤者火也火土之母故  
軍主長服赤幢

節

周禮曰守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掌邦國之使者  
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為之門戶用符節貨賄  
用璽節使用管節道用旌節以竹為之

漢書曰蘇武在匈奴北海牧羊起卧操節節麾也

又曰張騫使月支匈奴得之留騫五六年漢節不失

東觀漢記曰鄭眾謂匈奴曰不忍將大漢節對氊裘也

唐書曰穎王璈為蜀郡都督璈性儉率將渡綿州江登舟  
見以綵綠席為籍者顧曰此可以為寢處奈何踐之命徹  
去之璈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賁進說  
曰王帝子也且為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

九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一 九  
人何所瞻請建大槩蒙之油囊爲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  
威衆璫笑曰但爲眞王何用假旌節乎

鉞

釋名曰鉞豁也所向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字林曰鉞王斧也

開元文字云戎斧也或爲鉞

尚書牧誓曰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逝矣西土之  
人

又顧命曰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于冕皆大夫也劉鉞屬也立於東西廂之前堂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虔固也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  
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

罍

又曰軍旅鈇鉞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又曰是故君子不嘗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左傳曰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劔士筋張老止之公讀其

書曰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

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  
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也

又曰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

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  
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又曰其後襄之二輅鉞鉞拒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  
南陽之田晉文公也

史記殷本紀曰當是時桀爲虐亂姪荒醜醜于酒不脩厥

政天下叛之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迺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又曰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閔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迺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征伐

又曰周本紀曰紂嬖妾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劒斬以玄鉞

又曰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

漢書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

後漢書郭躬傳曰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

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旣無斧鉞何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槩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之議

吳志陸遜傳曰遜假節鉞爲大都督逆曹休斬獲萬餘

吳錄曰假陸遜黃鉞吳主親執鞭以見之

晉書天文志曰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日天鉞天之武備也

又曰參十星一日參伐一日大辰一日天市一日鈇鉞主斬刈

又曰青龍三年六月丁未鎮星犯井鉞占曰爲兵氣也

又曰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熒惑犯井鉞占曰吳魏並有兵事

唐書曰天寶中制黃鉞古來以金爲飾金者應五行之數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鉞宜改爲金鉞副威武之義焉

司馬法曰夏執玄鉞

崔豹古今輿服注曰玄鉞諸公主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博物志曰武王伐紂度河太風波武王操鉞秉麾磨之風波立濟

正部曰奔逃之士不避斧鉞

張平子西京賦曰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殷禁禦不若以知神姦

張平子東京賦曰總輕武於後陳奏麗鼓之嘈囂戎士分而揚揮載金鉞而建黃鉞

又曰方相秉鉞巫覡操茆桃弧棘矢所發無臬

又曰我光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

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曰錫以二輅虎賁鈇鉞

陳孔章檄吳將校部曲文曰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

又曰伏鈇嬰鉞首畧分離

范蔚宗宦者傳論曰梁翼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

曹植王仲宣誄曰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戎講武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一  

 武王克商後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  
 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禪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  
 又曰進劍者左首也  
 又曰受弓劍以袂也  
 周禮曰冬官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  
 之劍脊兩殺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  
 所握鐔以上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二

兵部七十三

劍上

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又斂也以其在身拱持  
 斂在臂內也其旁鼻曰鐔音鐔鐔尋也帶所以貫尋也其末  
 曰鋒末之言也○集韻曰鐔音鐔劍口也○方言曰鞘音謂  
 之室○說文曰韜謂之衣亦曰褱褱音○字林曰璣直例  
 劍鼻也禮記曰武王克商後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  
 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禪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  
 又曰進劍者左首也  
 又曰受弓劍以袂也  
 周禮曰冬官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  
 之劍脊兩殺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  
 所握鐔以上

中其莖設其後謂從中以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鈞謂之  
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鈞謂之中制中士服  
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鈞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今之匕首  
鬼大小帶之士勇士也

又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  
為良地氣然也

左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

周諺有之疋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害也乃獻

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無厭將及我遂伐虞故虞公

出奔洪池洪池地名

又曰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

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也

又曰吳公子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掘室地名王使甲坐於道

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  
門外進羞者獻體解衣也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承執羞者也  
光偽足疾入于掘室恐難作王黨殺已豫避之也專諸寘劍魚中以進  
遂殺王

又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

是豢吳也吳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屬鏹劍名也

又曰楚太子建為鄭人殺之其子勝在鄭晉人伐鄭楚救

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于期之

子平見之曰王孫何以自厲也曰將以殺汝父也

又曰宋殺申舟楚子聞之劍及寢門之外怒也

家語日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

衛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

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寇暴則以仁圍之何必

持劔子路曰由乃得聞此言也請攝齊以受教

又曰顏回曰願鑄劔戟爲農器

戰國策曰韓卒之劔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宛馮龍泉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當敵於甲盾耳此天下名器也國語曰齊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曰小罪譴以金美金以鑄劔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試諸壤土乃甲兵大足也

史記曰吳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劔口弗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劔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當誰予乎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又曰平原君及毛遂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遂按劔而上請平原君曰從者利害兩言而決耳今

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之胡不下吾與乃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劔而前曰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乃定從

又曰范雎傳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楚之鐵劔利而倡優拙夫鐵劔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也

又曰李斯上書云今陛下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又曰陳平問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寶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人知無有乃止

又曰鄒陽上書梁王云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又曰高祖送徒驪山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日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又曰高祖置酒雒陽宮曰吾有三傑而能用之故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吾擒也

又曰高祖擊英布時為流矢所中高祖問醫曰病可治乎醫曰可治於是高祖慢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伍員奔吳船人濟之負感其德解寶劍賜之船人曰子達吳勿相忘劍則不敢以當

又曰魏相為丞相好武皆令諸吏有奏事者帶劍而前奏或有不帶劍者入奏事乃借劍而方敢入

又曰荆軻衛人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學擊劍以術說元君元君不用

又曰司馬相如好讀書學擊劍故母名曰犬子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未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素闔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



應劭曰櫛具標首之  
劍櫛磊落壯大之兒

又曰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中大夫陸  
賈賜他印爲南越王王賜賈橐中裝直千金賈有五男迺  
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賈常乘安車  
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  
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約所死家得寶劍其  
遊漢庭名聲籍甚言狼籍甚盛也

又曰朱博奏王莽爲庶人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  
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  
其名與相荅莽後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劍欲以  
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癩美玉可以滅癩休  
復辭讓莽曰君嫌其價耶遂椎碎自裹以進休乃受之  
又曰朱雲曰臣願請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首上問誰

對曰安昌侯張禹上怒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務農勸人賣劍買牛曰何爲佩牛  
乎

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於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  
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  
汝入以劍舞因擊殺之莊入爲壽壽畢曰軍中無以爲樂  
請以劍舞因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獲  
免

又曰孝景帝賜衛綰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  
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尚  
盛未嘗服之也

又曰質氏以治削而鼎食注治刀劍室也

又曰王莽使武賁以斬馬劍挫音董忠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上方洗足問如何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後漢書曰韓稜為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泉晉大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可淬刀劍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也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追切漢時論者為官椎成作鍛成之說以稜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謝承後漢書曰延熹中詔應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急焦爛以刷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駁犀方具劍金錯把刃劍革帶各一奉其勉之

又曰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凌呵叱令出冀跪謝凌不應因劾奏詔以一歲俸贖罪又曰吳郡張業字仲叔為郡門下掾送太守歸鄉里至河內遇賊業拔劍與賊交戰而死于武時幼不識父傷父喪不還每至節日持業遺劍至河內到業死處醮祭悲哀感動路人東觀漢記曰世祖十三年名都王國有獻名馬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又曰馮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數日賜駁犀具劍紫艾綬王玦各一又曰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平關中上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具劍

又曰光武有駭犀之劍以賜陳遵

魏志曰文帝爲太子時與鄧展飲酣論及劍術不決時方食甘蔗因以習之下殿數交三中其管

魏略曰嚴翰字公仲器性重厚篤好擊劍

魏氏春秋曰魏武過成臯故人呂伯奢伯奢不在家人爲供具聞其食器聲疑其圖己夜手劍殺八人既見飲食而懷愴曰寧我負人無令負我

吳書曰太史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晉書曰上公九命則劍履上殿

又曰張軌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己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又曰武庫火歷代之寶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劍王莽頭皆

失所在張華見龍劍排戶而飛去

又曰何攀除兖州刺史錫班劍赤舄

又曰王如初聚衆作逆敗王粲弟稜愛如驍武請粲配麾下稜甚加寵遇如數與粲將角射鬪爭爲過稜杖之如甚以爲耻初粲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粲常怒異己乃密使人激怒如勸令殺稜因稜閑宴如請劍儻爲勸稜從之如是儻刀爲戲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遂直前斬稜粲聞而佯驚亦捕如誅之

又曰張華傳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唯司空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唯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

上徵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大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其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

在煥子爽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閒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返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爽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

又曰載記云劉驥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俗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有銘云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變爲五色

崔鴻後趙錄曰張賓闊達有大節嘗自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笨鑒識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勒與諸將下山東賓曰吾歷覽諸將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者乃提劍軍

門大呼請見  
宋書曰初世祖嘗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梁書曰天監五年廬陵太守王希聘於高昌縣獲銅瑞劍二口以聞曰薄伐凶醜而龍淵濯質凶奴將滅白旗表徵又曰七年會稽太守衡陽王元簡上言餘姚縣掘地得劍二口又於縣東江水中得劍一口文漫若雌雄

又曰羊侃初爲尚書郎以勇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以手挾殿柱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遷豫章王棟別宮白虹貫日三重其夜月入太微掩帝坐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墜落景身

自俯拾心極惡之

五代周史曰鄭仁誨字日新晉陽人父霸累贈太子太師仁誨幼事唐驍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割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唯仁誨端立以俟略無懼色紹光因擲劍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三  
兵部七十四  
劍中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三大二小  
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  
鉅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豪曹示之薛燭曰非寶劍也  
夫寶劍五色並見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殞其光亡其神  
矣王復取鉅闕示之薛燭曰非寶劍也夫寶劍金錫和同  
氣如雲煙今其光已離矣王復取魚腸示之薛燭曰夫寶  
劍者金精從理至本不逆今魚腸倒本從未逆理之劍也  
服此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王取純鉤示之薛燭矍然而  
望之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湘觀其文  
如列星之芒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渙如冰將釋見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三

兵部七十四

劍中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三大二小  
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  
鉅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豪曹示之薛燭曰非寶劍也  
夫寶劍五色並見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殞其光亡其神  
矣王復取鉅闕示之薛燭曰非寶劍也夫寶劍金錫和同  
氣如雲煙今其光已離矣王復取魚腸示之薛燭曰夫寶  
劍者金精從理至本不逆今魚腸倒本從未逆理之劍也  
服此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王取純鉤示之薛燭矍然而  
望之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湘觀其文  
如列星之芒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渙如冰將釋見

日之光此純鉤者也王曰是也客有買此劍者市之鄉三十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初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帝壯炭太一下觀於是歐冶子因天地之精悉其伎巧造爲此劍吉者宜王凶者可遺人凶者尚直萬金況純鉤者耶取湛盧示之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奇氣託靈有遊出之神服此劍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允常乃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殺吳王僚湛盧去如楚昭王寤而得之召風胡子問之此劍直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羣神上天歐冶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盈河不可與況駿馬萬戶之都乎

又曰越王問范蠡用兵行陣對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

中願君王問以手戰之道立可見也處女將見於王道逢老人自稱表公表公曰聞子善爲劍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隱表公卽跪拔林之竹處女卽捷其末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因舉杖擊之表公卽飛上樹變爲白猿女別去見越王越王大悅乃命五校之隊長高才習之以教軍人當此之時皆稱越女劍

又曰干將者吳人與歐冶同師俱作劍前獻劍壹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日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作劍採五山之精合六合之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未流莫耶日子以嬉爲劍聞於王王使子作劍三年不成者其有意乎干將日吾不知其理莫耶日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當得人而後成干將日昔吾師之

作冶也金鐵之類不消夫妻俱入冶鑪之中莫耶曰先師  
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摘音爪  
投之鑪中使僮女一作子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  
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  
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闔閭甚惜之  
又曰伍子胥過江解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文  
其直千金

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間吳有干將越  
有歐冶子寡人願賚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  
人爲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吳見歐  
冶子干將使之爲鐵劍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其  
鐵英爲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日工市劍成風胡  
子奏之楚王楚王見之精神太悅見風胡子問之曰此三

劍其名爲何風胡子曰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日工市楚  
王曰何爲龍淵太阿工市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觀其狀  
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鏑巍巍翼翼如流水之  
波欲知工市觀其鏑從文閒起至脊而止如珠而不可枉  
文若流而不絕管鄭聞此三劍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  
城三年不解倉穀盡庫無兵革於是引太阿之劍登城而  
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自楚王  
於是大悅曰此劍威耶寡人力也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  
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如此乎風胡  
子曰神農以石爲兵黃帝以玉爲兵禹以銅鐵爲兵天下  
皆服此亦鐵之神也王之德也  
又曰闔閭冢吳縣昌門外名曰白虎丘磐郢魚腹之劍在  
焉十萬人治之葬三日白虎居上號曰虎丘



又曰伍子胥走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  
恒人即載入船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  
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王有令曰能得伍子  
胥者購之千金吾欲得荆王之千金何以子百金之劍為  
漁者渡于斧之津日亟食而去無令遣追者及子也子胥  
行即覆船伏匕首自刎而死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  
壯問母知之乃上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  
音七年琴成入韓逢其妻從置櫛對妻而笑妻泣曰君何  
似政齒政曰天下人齒相似反入山援石擊落其齒以刀  
內琴中刺韓王  
烈士傳曰干將莫耶為晉君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雄雌天  
下名器也乃以雌劍獻君留其雄者謂其妻曰君藏劍在

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  
尔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  
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劍忽於屋柱中得之晉君夢  
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讎購求甚急乃逃朱興山中遇客  
欲為之報乃刎首將以奉晉君客令鑊煮之頭三日三夜  
跳不爛君往觀之客以雄劍倚擬君君頭墮鑊中客又自  
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分葬之名曰三王冢  
劍藏其雄者搜神記亦曰  
為楚王作劍餘悉同也  
孝子傳曰眉間赤名赤鼻父干將母莫耶父為晉王作劍  
藏雄送雌母孕尺父曰男當告之日出戶望南山松生石  
上劍在其巔及產果男母以告尺尺破柱得劍欲報晉君  
客有為報者將赤首及劍見晉君君怒烹之首不爛王臨  
之客以劍擬王王首墜湯中客因自擬之三首盡糜不分

乃爲三冢曰三王冢也

文士傳曰魏文帝愛楊脩才脩誅後追憶脩脩曾以寶劍

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脩劍也

周裴先賢傳曰許嘉給縣功曹儀小吏常持劍侍功曹月

朔晨朝并持炬火嘉於是忿然歎曰男兒爲吏不免賤役

卽投火於地以劍帶槐樹趨謁府門

南記曰魏應字尹伯任城人明魯詩章帝重之數進見論

難於前特受賞賜劍玦衣服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考通識達道時國中有盜牛者牛

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改過子旣已赦

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

問此人旣有盜畏君聞之反與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

盜其駿馬食之已而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

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聞之知是恥惡則善心將生故  
與布勸爲善也一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  
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字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  
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永失所取  
而購募或能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  
也老父攬其袂曰于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  
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子請告吾姓名將以告王烈乃語  
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見之使人見之  
乃昔時盜牛人也

雷煥別傳曰煥字孔章鄱陽人善星曆卜占晉司空張華  
夜見異氣起牛斗華問煥見之乎煥曰此謂寶劍氣華曰  
少時有相吾者云君當貴達身佩寶劍此言欲效矣乃以  
煥爲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入三十餘尺得青石函一枚

中有雙劍文采未甚明煥取南昌西山黃白土用拭劍光  
豔照曜乃送一劍并少黃土與華自留一劍華得劍并土  
曰此干將也莫耶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乃更  
以華陰赤土一斤送與煥煥得磨劍鮮光愈亮及華誅劍  
亡玉匣莫知所在後煥亡煥子爽帶劍經延平津劍无故  
墜水令人沒水逐覓見二龍長數丈盤交須臾光采微發  
曜日暎川

說苑曰經侯往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

又曰西閭過渡河而溺然能說諸侯過曰干將莫耶拂鍾  
不錚以之攝履曾不如兩錢之錐錚楚庚切

又曰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為人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  
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髡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

之劍欲斬无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鹽鐵論曰所謂利兵者非謂吳楚之鋌干將之劍也以道  
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  
德為冑仁義為劍莫之敢當莫之敢禦湯武是也今不建  
不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  
細矣

魏文帝典論曰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選茲良金命彼國  
工精而鍊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駭鑪巨橐自鼓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  
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兩淬以清漳厲以磬音磬音諸音劒  
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景磬音磬音諸音劒  
世說曰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觀无所  
見唯有一劍停在室中欲進取之劍作龍鳴虎吼遂不敢

近俄而徑飛上天  
又曰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好寶劍不直百萬常在母鍾太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深知是鍾無由得求思所以報之鍾會兄弟共以千萬起新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善畫於是潛往畫鍾門堂並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見如平生二鍾來入門便大感慟於是宅遂空廢  
陶弘景刀劍錄曰夏禹字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劍長三尺九寸後藏之會稽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記星辰背記山水日月  
又曰啓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歲次辛卯三年春鑄一銅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一寸頭方  
又曰孔甲在位四十年以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頭山鐵鑄

一劍銘之曰夾古文篆長四尺一寸

又曰殷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三尺九寸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又曰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歲次戊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

照膽大篆書

又曰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各

投五岳銘曰鎮方岳大篆書長五尺

又曰簡王夷在位十四年歲次癸酉鑄一劍銘曰日駿長

三尺大篆書

又曰秦昭王在位五十二年元年丙午鑄一劍長三尺銘

曰誠大篆書

又曰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三年丁巳採北祗銅鑄二劍銘

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刻一口埋在阿房闕下一口埋在日

觀臺長六尺

又曰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季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小篆書銘曰赤霄及貴常服之此卽斬白蛇之劍也

又曰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九年庚午鑄三劍各長三尺三寸銘曰神龜刻龜形以應大橫之兆帝崩命入立武宮

又曰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乙巳鑄八劍各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霍衡華太山皆埋之

又曰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本始四年鑄兩劍各長三尺一日毛二日貴以應足下有毛之祥皆小篆書

又曰平帝衍在位五年元始元年辛酉掘得一劍上有帝名因服之大篆書

又曰新室王莽在位十八年建國五年庚午造威斗及神劍皆鍊五石爲之銘曰神勝萬國伏小篆書長三尺六寸又曰劉更始聖公在位二年自造一劍銘曰更國小篆書又曰後漢光武劉秀在位三十三年末貴時在南陽鄂水中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服之

又曰漢明帝莊在位十八年元和元年戊午鑄一劍上作龍形沈之于洛水洛水清往往有人見

又曰章帝烜在位十三年建初八年鑄一金劍投之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惟弘景按水經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爪人浴輒引之投水

又曰安帝祐在位十九年永初七年鑄一劍藏峨嵋山擬山王也

又曰順帝寶在位十九年永建元年鑄一劍長三尺四寸

小篆書銘曰安漢後遂爲年號

又曰靈帝宏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和三年鑄四劍銘曰中興一劍無故而失

又曰魏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劍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服之

又曰齊王芳正始六年造一劍常服之無故失其刃但有空匣

又曰吳主孫權黃武五年採武昌山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鋼越炭作之上有大吳篆字

又曰吳孫權赤烏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劍帝賜周瑜

又曰孫亮建興二年鑄一劍銘曰流光小篆書

又曰孫皓建初元年鑄一劍銘曰皇帝吳主小篆書

又曰蜀主劉備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鐵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佩一與太子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二與張飛關羽一與趙雲並是亮書作風角處所

又曰蜀後主劉禪延熙二年造大金劍長一丈二尺鎗劍口山往往人見輝光後人處處求覓不得

又曰晉懷帝名熾永嘉元年造一劍長五尺銘曰步光篆字

又曰東晉司馬衍咸和元年造劍十三口銘曰典國

又曰東晉司馬昌明太元十年於金華山頂埋一劍銘曰

神劍

又曰宋劉昱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劍銘曰永蜀小篆書

又曰後魏道武帝登國元年於阿理鑄二劍一銘曰鎮山  
一銘曰沉水並隸書  
又曰明元帝以太常元年造一劍長四尺銘背曰太常  
又曰太武帝太平真君元年有道士繼天師自爲帝造劍  
因改元爲真君劍長三尺六寸隸書  
又曰梁武帝蕭衍天監元年卽位至普通中歲在庚申命  
弘景造神劍十三口用金銀銅鐵錫五色合爲此劍長短  
各依劍洞術法一曰凝霜道家三洞九真劍上刻真人玉  
女名字二曰宮儀備齋六宮有劍神名無刃刻宮宿星皇  
后服之三曰摛光備非常御斬刺長三尺六寸上刻風伯  
雨師形名四曰九天出軍行師君執授將長五尺金鏤作  
蚩尤神形五曰伐形刻符籙道家登真圖口訣六甲神長  
五尺六曰四目突宮闈茵被卧止小室幄帳中長三尺五

寸七曰五威靈光長二尺許半身有刃上刻星辰北斗天  
市天魁二十八宿服此除百邪魘魅去厭卽伏用之八曰  
風鳥有惡鳥鳴起鎮之上有黃帝呪法禹步形勢用之九  
曰司命行刑煞罰者執之賜萬姓自裁者十曰禮劍生畜  
男子弧矢穀劍則用之十二曰永昌鎮國安社用之長七  
尺十三曰閩劍長六尺所以作十三口象閩月故也取上  
元甲子時加斗魁加歲正月且合合之取風雷雨震日上  
環偏長八寸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小篆文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三

聚鬪身八寸文曰... 武甲千... 以十三日... 庚子... 日... 風... 百天... 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四

兵部七十五

劍下

呂氏春秋曰伍員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刺度之已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與丈人曰千金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石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吳尚猶不取今我何用子之千金劍為乎伍員避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將奚不有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

又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不為紉也黃所以為不堅

太平御覽 卷第三百四十四 兵部七十五 劍下



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鏃堅則折劍折且鏃焉  
得為利劍劍之精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  
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  
別矣此忠臣之所患賢者之所以廢也

又曰荆有次非者一作得寶劍于干遂干遂還反涉江至

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汝嘗見兩蛟夾

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曰若

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棄劍而已余何愛焉遂攘臂

祛衣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舟舟中之人皆獲全荆

王聞之仕以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孔子聞之曰腐肉

朽骨猶能除害見幾哉

又曰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

又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邊契其舟曰是

吾劍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

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龍魚河圖曰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上多山川積石

名為昆吾石冶其石為鐵作劍光明照洞如水精以割玉

如土

又曰劍神名飛揚

山海經曰鮫魚皮有珠文而堅可以飾刀劍口

又注曰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將

劍明古者通以錫銅為兵器

又曰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

廣雅曰斷蛇魚腸純鈎燕支蔡倫屬鏤干勝堂谿墨陽並

劍名也

周迂輿服雜事曰劍所從來久矣其後唯朝服帶劍晉朝

代之以木貴者玉飾首賤者以蚌金銀玳瑁為雕飾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劍  
古今注曰吳大帝有寶劍六  
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  
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

十洲記曰流洲在西海中上有山川積石為昆吾冶其石  
成鐵作劍光明照如水精狀割玉如泥

漢武內傳曰王母帶分景之劍正元夫人帶流黃擇精之  
劍

神仙傳曰真人去世多以劍代形五百年後劍亦能靈化  
其驗矣

西京雜記曰漢高祖斬蛇劍以七彩珠九華玉為飾五色  
瑠璃為匣刃止常如霜雪光景照外開囊拔鞘輒有風氣

射人

拾遺記曰顓頊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

劍則飛赴指其方則尅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

又曰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以成八

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則日光晝暗金者陰物也陰盛則

陽滅二日斷水畫水開即不合三日轉魄指月蟾兔為之

倒轉四日懸翦飛鳥遊遇觸其刃如斬截焉五日驚鯢以

之沉海鯨鯢為之深入六日滅魂扶以之夜行不遇魘魅  
七日卻邪有妖魅見之則止八日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  
刻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也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於牛斗之間占者  
以為吳方興唯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此氣逾明張華聞  
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天文將來吉凶孔章曰  
無他象唯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此

氣自正始嘉平至今日衆咸謂孫氏之祥吾唯識其不然  
今聞子言乃玄與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張遂以  
孔章爲豐城令至縣移獄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九尺開  
之得二劍一龍淵二即太阿其夕牛斗氣不復見孔章乃  
留其一匣龍淵而進之劍至張公於密發之光焰韡韡煥  
若電發後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誡其子  
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中躍  
出初出猶是劍入水乃變爲龍逐而視之見二龍相隨而  
逝焉孔章曾孫穆之猶有張公與其祖書反覆桑根紙古  
字縣後有掘劍窟方廣七八尺  
搜神記曰東越門中有嶺高數十里下北隰中有大蛇長  
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吏下夢巫覡欲得童女  
常八月朝祭送蛇輒吞之已用九女李誕有小女名寄應

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犬作數斛深蜜灌之以置穴口蛇  
出頭大如圓目如二尺鏡先啖深蜜寄便放犬咋蛇以劍  
斫殺得九女髑髏越王乃娉寄爲后  
又曰會稽賀瑀字彥琚得疾不知人唯心下温二日蘇云  
吏將已上天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  
使瑀唯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而出門吏日恨不得  
印可策百神劍唯得使社公耳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屐高祖斬白蛇  
劍王奔頭等三物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衛咸見  
此劍穿屋飛出莫知所向  
辛氏三秦記曰三月三日秦昭王置酒河曲有神人自泉  
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  
老子曰服文彩帶利劍

又曰善攝生者兵無所容其刃

莊子說劍篇曰昔趙文王喜劍劍士俠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奉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使人奉千金莊子弗受與使者偕往見太子曰聞太子欲用周者絕王之喜好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者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吾王所好劍士也蓬頭突鬚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見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見王事必大逆莊子請治劍服三日太子乃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焉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

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七夜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捧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使劍士交劍莊子曰望之以久矣王曰夫子御杖長短如何莊子曰臣之所奉皆可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下之劍有諸侯之劍有庶人之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衛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鉞苞以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荆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如何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爲鋒以清廉士

為鏘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鉞此劍  
 直之以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  
 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人意以安四鄉  
 此劍一用如雷電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  
 命者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如何曰庶人之劍蓬  
 頭突鬚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  
 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无異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  
 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  
 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王安坐  
 定氣劍事畢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伏斃其處  
 矣  
 又曰于越之劍匣而藏之不敢輕用寶之至也  
 又曰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為鏃錐

列子曰魏黑卯以匿嫌殺丘邴章匿嫌私恨也邴章之子來丹  
 謀復父讎而丹氣甚猛其形甚露露羸耻假力於人誓以手  
 劍而黑卯力抗百人非人類也其視來丹猶雞鷄也來丹  
 之友申抱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  
 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抱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  
 之寶劍三僮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適衛見  
 孔周執僕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周曰吾有三劍唯子  
 所擇而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日含光視之不可見  
 運之不知有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不覺二日承影將  
 且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  
 莫有其狀其觸物也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三日宵練  
 晝則見影而不見光夜方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蹶然而  
 過蹶音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劍傳之十三世

矣而无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請其下者  
 孔周乃歸其妻子跪而授其下劍丹再拜受之執劍從黑  
 卯醉偃卧牖下自頸至腰三斬黑卯不覺丹以黑卯死趣  
 而退遇卯子於門又擊之三下如接虛卯子方笑丹知劍  
 不能煞人也歎而歸卯醒怒妻子醉而露我使我嗑疾而  
 腰急其子曰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躄疾而支  
 强彼其厭我哉  
 又曰宋有蘭子者以數千宋元君弄七劍迭躍之五劍常  
 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切泥  
 管子曰昔葛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  
 此劍之始也  
 又曰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墨子曰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耶  
 孫卿子曰干將莫耶巨闕辟閭皆古之良劍也  
 尉繚子曰吳越臨戰左右進劍  
 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接兵用刃此將軍也一劍  
 之任非將軍事也  
 又曰一賊鉞劍擊於市萬人無不觸辟者臣以爲非一人  
 獨勇一市萬人皆不肖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燕丹子曰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搵音砒其胷秦王曰今  
 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日羅  
 縠單衣可裂司德狀拜二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  
 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荆軻擲劍中銅柱焉  
 淮南萬畢術曰拔劍倚戶兒不夜驚

又曰夫淳鈎魚腸之始下夫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誘

注曰魚腸文繞又曰劍工惑劍之似其耶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玉

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頓魯之富人能知其情也

抱朴子曰歐冶不能鑄鉛錫為干將存小乎符朗不應

賈子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隸人不得冠庶人不帶劍

亢倉子曰蜚景之劍威集白日氣成紫蜺以之封穫則與刷俱衛刃也無擇以之穫稍猶同於鎌刃者也及夫凶

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千里之內不留行矣邪

流毒温疫之氣也此神劍之能辟凶邪故威光所行千里之內未嘗留止者也

宋玉大言賦曰長劍倚天外

班固幽通賦注曰衛靈公太子蒯聵為無道好帶長劍長一丈公鍊乃作短者長一尺公知不可以傳國乃逐之

魏都賦曰劍則流彩之珍素質之寶或虹蔚波映或龜文龍藻服之可以威百蠻指麾可以開昏擾

古詩曰罽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博物志曰劍後繫鹿盧名曰屬鏤

又曰何意百鍊鏐化為繞指柔  
班固詩曰寶劍直千金  
又曰延陵輕寶劍  
曹子建詩曰拊劍西南望  
江文通詩曰倚劍臨八荒  
宋鮑昭詩曰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

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為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梁吳均詠寶劍詩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鏐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攜

梁崔鴻詠劍詩曰寶劍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術千戶竟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此問風胡

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劍越劍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

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陽劍劍名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羊頭骨鏐之也鏐以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

皆銷鍊名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氣化成陽文陰縵既亦流綺星連浮綵艷發光如散電質如曜雪霜鏐水凝冰刃霜潔形冠豪曹名珎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又曰若其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兩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代之神兵也

楚詞曰執棠溪棠溪劍名以拂蓬乘干將以割肉又曰撫長劍兮玉珥珥劍鐔也又曰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鋌之陸離冠青雲之崔巍

後漢公孫瑞劍銘曰天生五才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



吐商辨物利用勳伐弥彰暨彼良工歐冶于將爰造寶劍  
巨闕墨陽精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昭威  
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強

晉裴景聲文身劍銘曰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劍耿介體  
文經武陸斷玄犀水截輕羽九功斯像七德是輔

晉張協太阿劍銘曰太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斂以  
越砥如玉斯曜若景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梁簡文  
帝謝勅賚方諸劍等啓曰纔發玉函雕奇溢目始開牙檢  
麗飾交陳已疋丹霞之暉乍比青雲之制身文且貴器用  
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梁沈約爲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劍啓曰田文重氣殉名四  
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  
加玩服以深存古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五

兵部七十六

刀上

釋名曰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  
蜂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其室曰削削峭也其  
形峭殺裏刀體也室口之飾曰琫琕捧也捧束口也下末  
之飾曰琕琕卑也在下之言也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體旁  
也

又曰露拍言露見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爲刀  
形而無刀備容儀而已剪刀剪進前也書刀給書簡札有  
所刊削之刀也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  
說文曰刀兵也象形也剗五各刀劍刃也削鞞也剗剗曲  
刀也鞞布頂切剗居綺切剗居備切

字林曰琫佩刀下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琕佩刀飾也  
太公兵法曰刀之神名曰脫光  
尚書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注曰寶刀赤  
詩曰執其鸞刀

又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舟帶也  
禮記曰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宰子產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  
也

穀梁曰孟勞魯之寶刀也

論語曰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焉用牛刀

春秋繁露曰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  
春秋演孔圖曰八政不中則天雨刀

史記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酌子削非其任  
強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

漢書曰昭帝遣李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  
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

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日視陵而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  
陰諭之言可歸漢也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者也

又曰蓋寬饒奏事上以為怨謗下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  
關下眾莫不憐之

又曰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刺山  
飛泉涌出

又曰王尊為東平王相王曰願觀相國佩刀尊前引刀視

王

後漢書班固與弟超書曰竇侍中遺仲升楚騰陵錯橫刀  
璣卑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  
又曰河南尹朱儁為董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  
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汚我刀  
續漢書輿服志曰佩刀乘輿黃金通身雕錯半鮫魚鱗金  
漆錯雌黃室五色諸侯黃金錯環挾半鮫墨室公卿百官  
皆淳墨不半鮫小黃門郎雌黃室中黃門郎朱室童子皆  
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蛟為標口  
飭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  
居右儲正任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用施上嘉其才以繁  
亂絲付儲使理之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

宜然

又曰應奉得賜金錯把刀  
東觀漢記曰朱暉字文季年十三與舅母家屬入宛城道  
遇賊欲奪婦女衣暉拔刀曰錢物可得諸母衣不可奪今  
日朱暉死也賊義之笑曰童子內刀遂放遣

又曰賜鄧遵金對鮮卑繩帶一具金錯刀五十辟把刀墨  
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  
又曰祭遵襲略陽遣護軍王忠皆持鹵刀斧伐樹開道至  
略陽襲隗囂

又曰班超曰臣乘聖威神出萬死之志冀立鉉刀一割之  
用

又曰馬嚴為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襲奉章  
詣關上親召見襲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佩刀書刀革

帶付龔賜嚴遣太監送方藥

又曰張步攻耿弇營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獻帝春秋曰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董卓無道欲身自殺之挾佩刀詣卓孚語畢辭出卓至閣執手孚因引刀刺卓卓多力却不中即殺孚

英雄記曰董卓謂表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而覺之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白是時曹公在宛備乃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告我不亦大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誠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

臨別復殺卿輩也

魏志曰王祥事後母至孝後母嫉之伺祥卧以刀斫之值祥出外持刀斫着被祥知不言如故

又曰許褚從討表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人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又曰典韋陳留人形兒魁梧膂力過人好節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為讎韋為報之禮故富春長備怨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偽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載步去禮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之

魏武帝令曰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

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文學將以次與之  
吳志曰孫堅至錢塘會海賊掠賈人堅行操刀上岸以手  
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邏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  
之卽委財物散走  
又曰孫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  
王張昭切諫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官則拜  
孤出官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折孤孤嘗  
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見用而每竭愚忠者誠  
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床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泣涕  
橫流權擲刀置地與昭對泣  
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權命統不得讎  
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儼寧起曰寧能雙戟儼  
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

知統意因令寧將兵徙屯

江表傳曰孫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  
曹操者與此案同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  
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懷懼

王隱晉書曰衛瓘監軍護軍鍾會素與瓘至厚坐則同床  
行則同輿會書板上欲殺胡烈等示瓘瓘言不可會自削  
弃反問瓘何許聞消息相疑益露瓘廁上見烈故給使令  
出語三軍會逼瓘不得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  
陸機晉書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之  
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刀爲益一也明  
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爲益州刺史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

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  
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祥爲司  
空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皆凡汝後必興足稱此  
刀故以相與覽後奕世賢興於江東  
又曰孫恩者亦名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事五斗  
米道恩叔泰字敬遠師事錢塘杜子恭弟子子恭有祕術  
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相送還刀主行至嘉  
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  
又曰郭翻武昌人墜刀於水有路人爲取者翻仍以與之  
路人不取至於三四固辭翻曰爾尚不取我豈能復得路  
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之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  
復沉刀於水路人悵然乃復驚汲爲取之翻於是不逆其  
意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矣

晉書曰元帝以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  
答曰謹當躬自執佩截二虜  
又載記曰慕容翰北投宇文歸旣而逃還歸乃遣勁騎百  
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  
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  
者汝便宜反不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  
刀鏢追騎乃散  
又曰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  
萬人於朔方之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  
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  
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  
爲忠故委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旣成呈之  
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

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

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帝諱贖字宣遠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輿始登階而殿屋鳴咤上惡之詔曰我識滅之後身上着畫天衣純烏犀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我入梓宮

北齊書曰綦母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鋼以柔鋌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鐵柔鋌是其遺法也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截三十札耳

梁書曰席闡文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扃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南史曰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爲摠角容兒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執備身刀

唐書曰李嗣業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絕倫天寶初隨募至安西頻經戰鬪于時諸軍初用陌刀業善用之每爲隊頭所向必陷

又曰王及善初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也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橫刀在

朕側知此官貴否

河圖曰恠目勇敢重瞳天兩刀楚之邦朱均注曰項羽

遁甲開山圖曰神芝五色生於名山之陰五色雲氣覆之其味甘苦以銅刀收之

又曰霍山有玉石芝生大石上萬人牽終不拔以竹刀割之即斷

太公六韜曰大櫓刀重一斤長四尺三百枚

傅咸奏事目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人給大銅口刀各一枚

博物志曰周書云西城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浣布汗燒之則絜切玉刀切玉如泥一云切玉如蠟蜜布漢魏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崔豹輿服注曰吳大皇帝有寶刀三一日百鍊二日青犢

三日漏影

拾遺記曰帝解鳴鴻刀賜東方朔朔曰此刀黃帝時採首陽之金鑄為此刀雄者已飛雌者獨在亦出洞冥記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先是為夷奴初牧牛洞中得鱧魚私將還欲食之其主檢求文恐因曰將礪石還非魚也主往看果是石文知異看石有鐵鑄石為兩刀呪曰魚為石

刀若斫石入者文當為此國王斫石即入人情漸附之

裴淵廣州記曰石林竹勁利削為刀切象皮如織茅

楊泉物理論曰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治監之門其人

光色燁耀向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阮致之閑宴設饌而問焉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陶用陰陽之候取剛軟之和行其術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而喪其明其



刀平背狹刃方口洪首截輕微絕絲髮之系斫堅剛無變動之異世不恡百金精求不可得也其次有蘇家刀雖不及阮家亦一時之利器也次有陽紀趙青間皆不能繼虞喜志林曰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也

魏武帝內戒令曰百鍊利器以辟不祥攝服姦宄者也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有估客下都徑其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都有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一書刀亦在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刀湖中正泚忽有鯉魚跳入船中破魚得刀

祖台志惟曰廷尉徐元禮嫁女從祖與外兄孔正陽共詣徐家道中有土墻見一小兒裸身正赤手持刀長五六寸坐墻上磨甚駛獨語因跳車上曲蘭中坐反覆視刀輒舐

之至徐家門前桑樹下又跳下坐灰中復更磨刀日晡新婦就車中見小兒持刀入室便刺新婦新婦應刀而倒扶還解衣視心腹紫色如酒漿大有頃便亡鬼子出門舞刀上有血塗桑樹火燃斯須燒盡

神異經曰南荒之中有如之何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木刀割之則辛食之得地仙

列仙傳曰丁次卿者不知何許人也漢順帝時賣刀遼東市時人名之丁氏次卿有寶刀

神仙傳曰蜀人李阿傳世不老有古强者隨阿入青城山恐有虎狼取父大刀阿見而怒取強刀以擊石刀折敗強竊憂刀敗阿復取刀左右擊地刀復如故還強也

列異傳曰有神王方平降陳節方家以刀二口一長五尺

一長五尺三寸名泰山環語節方曰此刀不能爲餘益然獨卧可使無鬼入軍不傷勿以入廁溷且不宜久服三年後求者急與果有戴卓以錢百萬請刀

錄異傳曰有王更生者爲漢中太守郡界有表氏廟靈響更生過廟祭去而遣其刀遣小史李高還取刀高見刀在廟床上高進取去仰見座上有一君著大冠袍衣頭鬚半白謂高曰可取還勿道見我後吾當祐汝高還如言不道後高仕爲郡守當復遷爲郡高時年已六十餘祖高者百餘人高乃道昔爲更生小吏見遣至廟取所遺刀見廟神使吾莫道至今不敢道然心常以欺君爲慙言畢此刀立刺高心下須臾死

廬江七賢傳曰漢武帝出淮陽到舒不覽鄉問曰此鄉名何陳翼對曰鄉名不覽上曰萬乘主所問不祥耶欲舉燔

之翼曰臣言不欺佩刀當生毛欺則無毛也視之刀有毛長寸乃不燔

列士傳曰專諸持一剛刀置魚腹中以刺王僚

列女傳曰龐娥親者酒泉龐子夏妻趙君安女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三子遭疫而死壽大喜娥親聞曰李壽汝莫喜焉知娥親不手刃汝耶乃陰市刀志在殺壽後於都亭奮刀斫壽刀折拔壽佩刀斷壽頭詣獄求死詔赦之吳時外國傳曰扶南諸王殺其國人以刀斫刺往往有不入者以汗露塗刀刃斫之乃入國人名之曰蟬也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鼻類之事出若神不嘗見鍛功忽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鎔金造器特異常法刀成曰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之有一人前至君以

太平御覽 卷三百四十五  
滓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猶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  
云雜八升何故言不雜取水者方叩頭首伏云實於涪津  
渡負倒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驚服稱  
爲神妙刀成以竹筒密內鐵珠滿其中舉刀斷之應手零  
落若薙生芻故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  
遺範也  
費禕別傳曰孫權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禕荅曰臣不  
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  
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不負來顧  
桂陽先賢畫讚曰成武丁以疾而終殮畢其友從臨武縣  
來至郡道與武丁相逢友曰子欲何之而不將人荅曰今  
吾南遊爲過報小兒善護大刀到其門見其妻哭泣問之  
荅曰夫沒友大驚曰吾適與相逢乃發棺視了無所見遂

除縊經而心喪之咸以武丁得神仙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六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極其模糊，內容難以辨識。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六

兵部七十七

外刀下

匕首

鉞

鉞

陶弘景刀劔錄曰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斫玉如木及貴示五官郎蔡邕邕曰此項羽刀也

又曰袁紹在黎陽夢有人授一寶刀及覺果在床前銘曰思召紹解之曰思召紹字也

又曰郭維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為將後遂為將軍及與蜀戰敗走遂失此刀

又曰王雙曾於市中買得一刀賣人曰得之者貴因不見雙後佩之果為將將此刀與曹真真以一刀換之

又曰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一刀會死入  
 帳下王伯昇伯昇後渡浮江刀遂飛入水  
 又曰鄧艾年十二曾讀太山碑碑下掘得一刀黑如漆色  
 長三尺餘上常有風氣冷淒淒然時人以為神賜  
 又曰孫權遣張昭代周瑜為南郡太守曾作一刀背上有  
 盪寇將軍四字八分書  
 又曰蔣欽拜別部司馬造一刀文曰司馬古隸書  
 又曰周幼平擊曹公勝拜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遂銘曰幼  
 平  
 又曰董元代少果勇自打鐵作刀後討黃祖蒙衝挾河元  
 代引刀斷蒙衝纜分為二流拜大司馬號刀曰斷蒙刀  
 又曰潘文珪為偏將軍擒關羽拜固陵太守因刻刀曰固  
 陵

又曰朱理君少受征討黃武中累功拜安國將軍作佩刀  
 文曰安國  
 又曰關羽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武都山鐵為二刀  
 銘曰萬人及羽敗惜刀投於水  
 又曰張益德初受新亭侯自命匠鍊赤珠山鐵為一刀銘  
 刃曰新亭侯蜀帝大將也後被范強殺強將此刀入吳  
 又曰黃忠從先王定南郡得一刀赤如血於漢中擊夏侯  
 軍一日之中手刃數百  
 又曰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拔刀刺山沒刃不拔而  
 去行者莫測  
 又曰蜀主劉備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連環及刃口刻七  
 十二鍊柄中通之兼有二字  
 又曰西晉司馬炎咸寧元年造刀八千口銘曰司馬

又曰東晉司馬聃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口刀銘曰五方單符隸書

又曰前趙劉元海元熙二年造滅賊刀長三尺九寸隸字

又曰後蜀主李雄晏平元年造騰馬刀五百口隸字

又曰前涼張寔造刀一百口無故盡失文曰霸

又曰後趙石勒建平元年造一刀用五百金工用萬人尖頭長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

又曰石勒未貴時耕得一刀銘曰石氏昌篆書

又曰石季龍建武十四年造一刀長五尺銘曰皇帝石氏隸書

又曰西涼李暠字玄盛造珠碧刀銘曰百勝隸書

又曰前秦苻堅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工銘曰神術隸書

又曰前燕慕容俊元年造二十八口刀銘曰二十八將

又曰後燕慕容垂興元元年於中山造刀一口長三尺六寸隸書

又曰後秦姚萇建初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銘曰雄一日雌隸字若叩即鳴

又曰西秦乞伏國仁建義三年造刀一口銘曰建義隸字

又曰後涼呂光麟嘉元年造一刀銘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又曰南涼秃髮烏孤太初三年造一刀狹小長三尺五寸

青色匠云當作之時夢見一人被朱衣云吾是太一神故看爾作此刀有敵至刀必鳴後落突厥可汗處

又曰南涼慕容玄明建平元年造刀四口文曰建平隸書

又曰北涼沮渠蒙遜永安三年造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又曰夏赫連勃勃龍昇二年造五刀背上有龍雀環兼金  
鏤作一龍形長三尺九寸劉裕破長安得此刀後入梁  
又曰北燕馮跋太平八年造一刀銘曰太平隸書  
又曰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造一刀銘其背曰定國小篆  
書長八尺後入梁  
又曰朱劉義符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又曰劉准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上血其刀光照一室  
帝奇之常服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夫候織女玉夫候不  
得懼死因用弒帝果如其銘故知吉凶其兆先見矣  
又曰齊高祖蕭道成建元二年克位造一刀銘曰定業長  
五尺篆書帝自制之  
又曰明帝鸞建武二年造一刀銘曰朝儀刀小篆書長四  
尺

又曰後魏宣武帝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白鹿刀隸書  
又曰後魏元昭成帝建國元年於赤冶城鑄刀十口金鏤  
赤冶二字隸書  
莊子曰庖丁爲惠文君解牛丁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  
解數千牛矣而刃若新發於硯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  
厚以無厚入無間恢恢乎其游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  
而刀刃如新發於硯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獻赤刀切玉如切泥  
墨子曰墨子見齊王曰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  
謂利也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王曰刀  
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謂  
受其不祥王俯仰曰我受其不祥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

淮南子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

又曰鈇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弓木不可以為斧

又曰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塊塞江也璞塊也

法言曰刀不利筆不銛宜加諸礪  
阮子曰裁國無利器猶鈇刀而望其巧

抱朴子曰金丹以塗刀辟兵萬里  
論衡曰世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或說以為刑之字井

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  
典論曰魏太子不造百辟寶刀三其一長四尺三寸六分

重三斤六兩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章長四尺四寸三分重三斤十兩其三鑿似嚴霜刀身劍

鉞名曰素質長四尺三寸重二斤九兩又造百辟露陌刀

一長三尺二寸重二斤二兩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聖證論曰昔國家有優日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翼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為誕而不信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

信

楚辭曰師望在肆昌何識師望謂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何以知識之

鼓刀揚聲后乃喜后謂文王

又曰鈇刀進御遠棄太阿太阿劍名

張衡西京賦曰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

劉楨瓜賦曰折以金刀四剖三離

曹植寶刀賦曰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寶刀五枚

三年乃就以龍虎熊馬雀為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

侯各得一焉其餘二枚家王自杖之賦曰有皇漢之明后



思潛達而玄通飛文義以博致揚武備以禦凶乃熾火炎  
爐融鐵挺英鳥獲奮椎歐冶是營扇景風以激氣飛光鑑  
於天庭爰告祠於太一乃感夢而通靈然後礪以五方之  
石鑿以中黃之壤規負景以定衆攄神思而造像垂華紛  
之歲蕤流翠采之晃燿陸斬犀象水斷龍舟輕擊浮截刃  
不灑流踰南越之巨闕超有楚之太阿寔眞人之攸御永  
天祿而是荷

樂府歌曰秦家有好女自名曰女休休年十四五爲宗行  
報讎左執白陽刀右據宛景矛

張華詩曰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

古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

後漢馬劭通刀陽銘曰脩尔甲兵用戒不虞見危授命臨  
事而懼

又刀陰銘曰温温穆穆配天之威苗裔無疆福祿來綏  
後漢李元錯佩刀銘曰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爲麗好將  
戒其身

又金馬書刀銘曰巧冶練剛金馬託形黃文錯鏤兼勒工  
名

魏文帝露陌刀銘曰於鑠良刀胡練亶時譬諸麟角靡所  
任茲不逢不若永世寶持

曹植寶刀銘曰造茲寶刀既礪既礪匪以尙武予身是衛  
麟角匪觸鸞距匪歷

王粲刀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陸剽犀兕水截鯢鯨君  
子服之式章威靈

何晏斫猛獸刀銘曰徒搏不兵作戒宜丘用造斯器螭獸  
是劉制禽允良昏明亶時永釐厥後蠲民之災一作斬虎刀銘曰螭

劉虎是

晉張協把刀銘曰赫赫名金昆吾遺璞裁爲把刀利亞切

玉時文斯偃含精內燭威助雖化武不可黷

裴景聲文身刀銘曰良金百鍊名工展巧寶刀旣成窮理

盡妙文繁波迴流光霆一作電照在我皇世戰而不耀

張協露陌刀銘曰露陌在服威靈遠振遵養時晦曜德崇

信

魏武策軍令曰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卑手

刀時北海孫賓碩來候孤譏孤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

共作刀耶孤荅曰能小復能大何苦

曹植表曰昔歐冶改視鈇刀易價伯樂所眎駑馬百倍

王濬表曰孫皓出案行石頭還左右兵皆跳刀大呼云要

當爲國家一死戰決之勝魏帝尚以千人定天下況今有

數萬衆自足辨事皓意大喜便開庫藏盡出金寶以賜與  
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

陶侃表曰伏承大官廚器損失謹奉獻狼豕刀槃二具

張衡與特進書曰以爲鈇刀強可一割

謝尚與張涼州書曰今致五尺金斷頭刀一口

班固與竇憲牋曰今月中舍以令賜固刀把曰此將軍少

小時所服今賜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慙

謝尚與楊征南書曰云今餉玉尺金頭刀碧綾車中盾

梁簡文帝謝勅賚善勝威勝刀啓曰冰鏑含采彫琰表飾

名均素質神號脫光五寶初成曹不先荷其一二勝今造

愚臣揔被其恩錫韓非之書未足爲比給博山之筆方此

更輕

梁劉孝儀爲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啓曰苗峯珎鋌利

極銛銛謹當擁以雄身藉而安體

匕首

通俗文曰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周禮冬官上桃氏曰桃氏為劍臈廣二寸有半寸臈謂兩刃也

兩從半之鄭司農云臈謂劍脊以其臈廣為之莖圍長倍之

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參分其臈廣去一以也玄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也

為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銚音謂之上制上士

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銚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

其莖長重五銚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

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分下制長二尺重二斤

此上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武王克商禪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史記曰燕丹使荆軻刺秦王預求天下名匕首趙人徐夫

入匕首取之白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

死者擗秦王不中見誅

漢書曰王莽避火宣室持虞帝匕首

東觀漢記曰鄧遵破匈奴得劍匕首二三千枚

魏志曰典韋好節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為讎韋為報

之懷匕首入殺禮徐步而去

後魏書曰叔孫俊字醜歸少聰敏十五內侍左右以便弓

馬轉獵郎太宗初以俊爪牙與磨渾等拾遺左右遷衛將

軍賜爵安城公朱堤王悅懷刃入禁欲為大逆俊覺悅舉

動有異便引手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執悅殺之太宗

以俊功重軍國大計皆委之

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陽陵君陽陵君辭不受使唐且

謝秦王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

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

六韜卷三十四  
入流血五步卽案其匕首起曰今將是矣王變色長跪曰  
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隰陵獨以五十里存者  
徒用先生故乎

零陵先賢傳曰劉璋請劉備璋將楊懷數諫備悟主人請  
璋子禕及懷酒酣備見懷佩匕首備出其匕首謂曰將軍  
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懷與之備得匕首謂懷曰汝小  
子何敢問我兄弟之好邪懷罵言未訖備斬之

典論曰昔周魯之寶赤刀孟勞楚越稱太阿純鉤余善擊  
劍能以短乘長故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至于百  
辟其始成也五色充鑪巨橐自鼓靈物彷彿飛鳥翔舞以  
爲三劍三刀三匕首因姿定名以銘其拊惜乎不遇薛燭  
青萍也其三劍一曰飛景長四尺二寸二曰流采長四尺  
二寸三曰華鋌色似綵虹長四尺二寸其三刀一曰靈寶

長四尺二寸似靈龜二曰含章采似丹霞長四尺四寸三  
曰素質長四尺三寸刀身而劍鍔其三匕首一曰清剛長  
二尺三寸光似堅冰二曰揚文長二尺一寸重一斤六兩  
曜似朝日三曰龍鱗狀似龍文

又曰昔周魯寶雍狐之戟屈盧之矛狐父之戈徐氏匕首  
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諸葛亮教曰作部仲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事不就者以尺八匕首不足  
恃也

神仙傳曰有書生姓張就李仲文學隱術久無所得患之  
張懷匕首斫之仲文笑曰我寧可殺  
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雖  
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物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

窮谷裏有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笑答曰為天子鑄劍慎勿泄上皇謂為戲辭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剛礪製器難成若得翁腰閒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昂星為輔以殲三猾木衰火盛此為興兆上皇曰余此物為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豹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切玉鑄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礪歛鐸終為鄙器上皇即解之以投鑪中俄而煙縹衝天日為之晦及乎劍成殺三牲以釁祭工問上皇曰何時得此匕首答曰秦昭襄王時余時行逢一野人於野授余云是殷高宗初時物此世世相傳上有古書字記其年月及成劍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以授上皇上皇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之中守藏者見白氣

如雲出戶外如龍蛇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案鈞命決蕭何為昂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為之三猾晉張載匕首銘曰先民造制戒豫惟謹匕首之設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忿利以形彰功以道隱

鈇

史記曰馮煖聞孟嘗君好客見之君置之傳舍五日彈其劍鈇而歌曰長鈇歸來兮食無魚君遷之幸舍五日彈其劍鈇歌曰長鈇歸來兮出無輿又遷之代舍五日又彈其劍鈇歌曰長鈇歸來兮無以為家一出戰國策曹子建詩曰長鈇鳴鞘中晉張協長鈇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鈇陸離弭凶防違素刃霜厲溢景橫飛又短鈇銘曰器用品詭制殊觀亦有短鈇清暉載爛昔

在先朝戢兵靜亂惟皇寶之優而弗玩

左思吳都賦曰毛羣以齒角為矛鉞劉淵林注曰鉞刀身劍鋒有長有短也

鉞

說文曰鍛鉞有鐔也鉞音皮切

左傳昭七年曰吳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門階戶席

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薦體抽劍刺王鉞交於胷

左思吳都賦曰羽族以觜距為刀鉞鉞兩刃小刀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七  
兵部七十八

弓

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其末曰簫言簫梢也又謂

之弭以骨為之滑弭弭也中央曰弣乎主切一作拊弣撫也所撫

持也簫附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

說文曰弓近窮遠象形也弣音離又音敦畫弓也弣弓無緣可

以解驂觚也弣許緣切角弓也弧木弓也一日往體寡來體

多曰孤尺招切又弓反也權音權弓曲也繇音遙弓便利也

張施弓絃也彊烏郭切弓急張也弣拍生切又弓強貌也彎

持弓關矢也牙一弧切滿弓有所向也弘弓聲也

又曰韞音韞韞音弓衣也

又曰角觶音觶獸狀似豕角善為弓出胡戶國一日出休戶國

山海經曰少皞生般始為弓矢郭璞注曰般音班世本云器作者兩人於義有疑此言般作之是也帝後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除患

扶助下○世本曰揮作弓宋衷注曰揮黃帝臣也○孫卿子曰倕作

弓○墨子曰羿作弓龍魚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太公兵法又曰

方言曰弓藏謂之韞音獨箭衣也

爾雅曰弓有緣者謂之弓郭璞注曰即無緣者謂之弭今

也角弓以金者謂之鈇以蜃者謂之珧音遙以王者謂之圭用

蚌玉飾弓兩頭因以為名也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又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又曰先張之弧

尚書曰和之弓在東房孔安國注曰和古之弓人

又曰平王錫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旅音盧弓一鍭矢百

又曰備乃弓矢

詩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昭疏

又曰駢駢角弓翩其反矣駢駢調利也

又曰既張我弓

又曰弓矢斯張

又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注象弭弓反末警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紛警必

禮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

又曰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注云有注來躡皆左

手執簫右手承拊簫弭也尊卑垂幌幌佩巾也尊卑一也

又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又曰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又曰武王克商後干戈弓矢包之以虎皮

周禮曰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辯其名物而掌其

守藏與其出入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箠箠成於堅也箠

獸皮為之也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音質者

夾弓庾弓以授射豸音岸又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

射者及使者勞者寡來射多曰王弧往射多來射寡曰夾

庾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

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敝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

矢射牲者示親殺也國語曰澤共射楛質之弓矢鄭司農

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澤共射義曰天大射燕射共弓矢

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者所以擇士也

如數并夾

又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馬融傳曰國中妖鳥若不見

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獸虎狼嗥鳴也救日食則

伐鼓北面射太陰救月蝕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若其神也則以太陰之弓

與枉矢射之名也

又曰弓長六尺謂之庇軼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軼

木也

又曰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

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

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六

之力相得而足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櫨音次之檟葉次之也栗

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

赤黑則嚮心陽聲則遠根清也凡柘幹射遠者用勢射深

者用直凡為弓冬柝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

體為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

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人各以其形兒  
大小用此弓也

又曰弓力有三均謂之九和安弓危矢危弓安矢  
儀禮曰射告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與大夫弓倚于  
西序矢在弓下

左傳曰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

又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櫜弓矢

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宴好之賜也大屈弓  
名

又曰再堅射陳武子中手冉堅季氏之臣也失弓而罵武子罵也

又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  
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之諸侯也封之於少  
昊之墟

又曰魯伐齊士皆坐列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顏高

顏高魯人也三十斤為鈞六鈞一百八十斤也故異之

又曰子蕩以弓楛華弱于朝

又曰陽虎稅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又曰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旌  
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  
進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  
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杜預注曰問遺之也

又曰楚靈王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  
王熊繹僻在荆山唯是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

穀梁曰八年盜竊大弓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  
藏之魯

崔贛易林曰桃弓葦戟除殘去惡

郭璞毛詩拾遺曰象弭魚服毛云弭弓反末斨者以象骨爲之蓋俗說之誤也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春秋佐助期曰天弓主司弓弩之神名推亡史記曰上迎寶鼎於中山有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又曰黃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鬚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望帝抱其弓而號後世因名其弓曰烏號又曰漢高祖擒韓信信曰高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又曰子貢說越王以兵從吳伐齊越王乃使以素屈盧之弓步光之劍以賀續漢書曰鮮卑亦東胡之支也禽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午以角爲弓世謂之角端弓者也

東觀漢記曰祭彤爲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

又曰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以氣聞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謝承後漢書曰朱穆爲尚書歲初百官朝賀有虎賁當階置弓於地謂群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當戴之於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撈卽收虎賁付獄治罪皆肅然服之

張璠漢記曰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簡數萬人轉攻零陵球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斬朱蓋等

魏志曰句驪別種居小水因名小水貂出好弓所謂貂弓也挹婁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

肅愼國也

魏要略曰北方有橐離之國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猪以豕嘘之徙馬閑馬以氣嘘之王疑以為太子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怒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南至奄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王隱晉書曰劉琨與丞相賸曰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民鳥散錄召之日皆披林而至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荆矢十隻

晉中興書曰苻健匈暴露刃張弓椎錯鋸鑿殺人之具備置左右

晉令曰弓弩士習射者給竹弓角弓皆二人一張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為梁州太祖賜以弓琴手勅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為娛耳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略當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

梁書曰羊侃膂力絕人所共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三國典略曰齊綦連猛有勇力梁使來聘有武藝人求欲相角猛帶兩韃左右馳射併取四弓疊而挽之梁人嗟服後魏書曰傅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曰唯有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有一人曰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此文有

一人曰唯有傳靈越可以解之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材幹  
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鬲重之子有三  
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  
唐書曰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  
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  
不正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  
焉朕以弧矢定四方使弓多矣有天下之日淺得為治之  
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何況於治乎自是遂延耆老問  
之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內省上每延與語詢訪  
外事務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家語曰楚共王出遊亡其烏嗥之弓烏嗥良左右請求之  
王曰止也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  
乎其不大也宜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又曰弓調而後求勁焉

國語曰周宣王時有童謠檠弧箕音服實亡周國有夫婦

鬻是器者王執而戮之乃奔褒賈逵注曰箕木名服矢筒得奔女子於

野而養之是為褒姒卒以衰周

又曰更盈侍魏王見一鴈過曰臣能遙弓而落鴈乃彎弓

向鴈鴈即落

又曰鄢之戰郟至三逐王卒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郟至

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使人為弓弓人之妻曰此弓者泰山  
南烏號之柘燕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四物者天下  
之精材也

戰國策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  
聞召而問之對曰見鳥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

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覆載也

越絕書曰麻林山勾踐欲伐吳種麻爲弓弦使齊人守之  
典略曰蘇秦說韓宣王曰今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  
強弓勁弩皆射六百步之外

劉向說苑曰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  
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吾寶而與吾師是不可恃也於是  
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

江表傳高句驪王遣使貢孫權角弓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之先女人爲主名柳葉有摸跌國人  
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夢人賜神弓一張  
教載買人船入海混慎晨入廟於神樹下得弓便載大船  
入海神迴風令至扶南柳葉欲劫取之混慎射神弓而射  
焉貫船通度柳葉懼伏混慎因王扶南

鄴中記曰石虎女騎皆手持雌黃宛轉角弓

遁甲開山圖曰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爲良弓

括地圖曰神弓在南山石泥渚中

三禮圖曰彤弓天子所用旅弓卿已下所用也

崔豹輿服注曰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  
使人導引傳呼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角弓走者射之有  
乘高闕者亦射之晉魏設弓而不用焉

古史考曰烏號柘樹枝長而烏集將飛枝彈烏烏乃號呼  
以柘爲弓因名曰烏號

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枝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  
著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又曰白鵲古弓名

出邊崖類聚

沈懷遠南越志曰宋昌縣有棘竹長十尋俚人取以爲弓

又曰沙麻竹人削以為弓弓似弩淮南所謂浮子弩也南州異物志曰烏許人土有弧竹皮厚寸餘破以作弓長四尺名曰弧弓

廣志曰綠沉古弓名

博物志曰徐偃王既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為號自稱徐偃王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人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繁人之女也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太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選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

也公以其言為儀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案注

曰繁人官名札鎰札也燕角善楚筋口河膠粘也

管公明別傳曰信都令家中婦女盡驚更疔疾病使公明為占之卦成語曰君北室床西頭當有兩死男人一鬼持矛一鬼持弓箭頭在壁中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持弓箭者主射胃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晝則浮遊夜還病人故驚恐若徙其屍柩便皆丁強於是令歸室中果得兩楸棺中有角弓乃數箭物已久遠木消爛徙骸埋之合家皆愈

洞林曰曲阿令趙元瞻兒字虎舒從吾學卜自求著作卦見吾有盛艾小陵龜欲得之不與語之曰當作卦相為致此物令自來復數日果有一龜入廐虎舒後見吾言偶有一物試可占之若得當再拜輸一好角弓即便作卦曰案

卦之是為龜虎舒奉弓起再拜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瞋而後能又

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鼈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

後如輪觀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

蝨之心而懸不絕

孟子曰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猶弓

人而耻為弓

孔叅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射蛟兕於雲夢

胡非子曰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

用弓昇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

而教之射

孫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

廣雅又云

又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悅之

與大曲之弓

闕子曰宋景公謂弓人曰為弓亦遲矣對曰臣不得見公

矣公曰何也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

弓登虎圈之臺東面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

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夫盡精於一弓而身為夭死況治

天下奈何其獨也

尸子曰鴻鶴在上扞弓鞞鞞同弩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弗

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抱朴子曰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

又曰農夫得彤弓以驅烏南成得袞衣以負薪猶世人得

淮南子曰射者扞鳥號之弓彎綦衛之箭扞張也彎引也綦美箭所出地  
名也衛利也鳥號栢乘其材堅勁鳥時其上及飛至枝必  
撓下動能復起操鳥隨之鳥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材以  
為弓因曰鳥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鍾於湖得道而仙  
乘龍上天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鳥於也號呼  
也於是抱弓而號也自以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  
名其弓為鳥號之弓也  
猶不能與羅者競多  
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  
皆工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  
也  
競逐何則以所持之小也

又曰淇衛箭路箭籥箭竹也出於淇地衛箭羽也飾以銀錫雖有薄縞然

猶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經於革楯矣

又曰曲張弓名也一名彷徨弓

又曰宛轉弓今之彈弓是也

呂氏春秋曰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弓也其嘗所用弓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閒而止至於

一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孰能用是宣王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

又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的招謂的也

杜夷幽求曰弓折由射者之數劍缺因用者之多

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譙子法訓曰善耕者足以謹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

準見可而發君子善養其人足用

韓楊天子要集曰弧者天弓備盜賊

楚辭曰帶長劍兮挾秦弓言身死帶劍弓示不舍武也

劉邵趙都賦曰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溪魚腸

下令角端



陳琳武庫賦曰弓則烏號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繡質哲附  
交身  
唐太宗詠弓詩曰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遠落鷹帶書驚  
啼猿映枝轉  
後梁宣帝詠弓詩曰虞人招不進繁氏久彌工已悲軒主  
跡復挹楚王風  
楊師道奉和詠弓詩曰霜重麟膠勁風高月影圓烏飛隨  
帝輦鴈落逐鳴絃  
齊王融謝武陵王賜弓啓曰殿下擗藻蕙樓暢藝蘭苑敷  
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的兔圍掩秀艸水慙奇融揖讓  
未工濫陪升飲之賞操弧反正謬奉招賢之錫文韜鏤景  
逸幹捎雲玩溢百齡佩流千載  
晉稽含木弓銘曰烏號之樸豐條足理弦弧走栝截飛駭

止射隼高墻出必有擬既用禦武亦以招士  
李尤良弓銘曰弓矢之作爰自曩時鄉射載禮招命在詩  
妙稱顏高巧發由基不爭之美亦以辨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八

校釋... 李次... 亦... 亦...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八

兵部七十九

弩

釋名曰弩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鈎弦者曰牙似齒牙也牙外曰郭為牙之規郭也下曰縣刀其形然也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樞機開闔有節也

說文曰洛陽名弩曰瑄許緣切 穀弩也曠滿弓也曠音霍

古史考曰黃帝作弩

廣雅曰鉅黍弓谿子弩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望

尚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尚書帝命驗曰玉弩發驚天下秦有枉矢西流枉矢即弩星也兵精主天下見之而

賤類出高將下 賤類謂秦始皇也呂不韋之妾任

秦滅也 相趙高也始皇出趙高下

言天生之也賤或為賊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音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

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龐涓死此下於是

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

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

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斃日遂成豎子

之名

又曰高祖於阨昌頓平城天下歌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

日不食不能穀弩音遣張也

又曰始皇葬驪山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

又曰蘇秦說韓王曰谿子距黍射六百步之外許慎曰南

夷柘弩音善村

又曰蘇代遺穰侯書曰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

癰也

又曰漢王臨廣武數項羽十罪項羽大怒令伏弩射中漢

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漢書李廣傳曰廣為匈奴所擊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

服臆曰大

黃肩弩也

又曰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蹙張如淳曰材官皆多能脚

律有蹙張生從高帝擊項籍

又曰李陵至浚稽與單于相值騎二萬圍陵陵軍居兩山

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

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

而倒

又曰司馬相如為郎建節印笮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

負弩矢先驅蜀人榮之

又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過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

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虜來攻城詡出戰使強弩射

之三發而三中虜衆潰

謝承後漢書云羌攻城也

東觀漢記曰耿恭在疏勒城救兵不至恭食盡窮困士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無貳心

後漢書曰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射弩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穎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又曰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弃城走陳愨王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

置軍營於國都亭也

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

又曰陳愨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華嶠後漢書曰陳愨王寵善射弩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其射至十發十中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吳書曰寧本南陽人也

招合輕

薄少年為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珥音帶鈴民間鈴聲即知是寧也

吳錄曰松梁山山石開處容數十丈高竹弩不及其上在澧州

晉書稽紹傳云齊王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偶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婆容長者

疑非凡人趣前拔箭於此得免

又曰劉聰將趙深寃殺其長史魯徽深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深驚悸而寤且將攻城中弩而死

又曰孟幹為吳人所獲將徒之臨海幹等志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

又曰崔洪薦郝詵自代詵後駁奏洪曰我舉郝詵而反奏我是挽弩自射

晉陽秋曰初高祖勒兵闕下經曹爽門爽悵下督嚴世引弩射高祖孫謙止之日事未可知三注三止高祖車乃過世說又載

又曰馬隆討涼州虜隆募限弩四十六鈞弓限四鈞已上隆捶擲音標懸弓弩擲側闕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

人

唐書曰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丘頓軍寧陵期下宋州會食浙西節度韓滉命王栖曜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帳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今入矣遂不敢東希烈夜敗

晉諸公讚曰都官從事程偉按狀羊琇音西所犯狼籍琇即遣家人持銅弩牙首入重法時人皆謂琇有權智世祖詔免琇官

英雄記曰王匡字公節太山人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使匡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又曰表紹擊公孫瓚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

又曰表尚使審配守鄴城曹操進軍攻鄴生獲配謂曰吾

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

日南傳曰南越王尉佗攻安陽安陽王有神人墨音通爲

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萬人死王發殺三萬人他退遣

太子始降安陽安陽不知通神人遇無道理通去始有姿

容端美安陽王女眉珠悅其貌而通之始與珠入庫盜鋸

截神弩亡歸報佗佗出其非意安陽王弩折兵挫浮海奔

竄

華陽國志曰秦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遊巴蜀傷害干

餘人昭王乃重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閬中夷廖中能

作白的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以其夷不欲封

刻石盟要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

人安之

又曰鄧芝征涪陵見玄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

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芝乃歎息曰嘻吾違物之性其

將死矣投弩水中芝後果死

會稽典錄曰鍾離牧謂朱育曰大皇帝以中國多騎欲以

當之然吳神鋒弩射里貫洞三四馬騎敢近之乎

南越志曰龍川有營澗嘗有銅弩牙流出水皆以銀黃雕

鏤取之者祀而後得曾有取此牙逢風雨舉船淪沒父老

云越王弩營處也

雜事記曰吳朝鴻臚卿張儼議郎張純鎮南將軍朱異三

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曰三賢屈顧老鄙相聞含甘須

之明懷終賈之才相飢渴以矣各爲賦一物然後乃坐乃

各賦所見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

高墉

吳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

古之孝子臣聞楚琴氏以弓矢之勢不足以威天下遂乃  
 橫弓着臂施機設郭加以力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  
 人君命所越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音奇又為侍從聽  
 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  
 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容主教使也金為穿敵往不止也衛  
 為副使正道里也驃為都尉執左右也鳥不得飛獸不得  
 走弩之所向無不恐者王曰善子之說弩也願復聞正射  
 之道陳音對曰臣聞射之道左足縱右足橫左手若附枝  
 右手若抱兒右手發左手不知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戰國策曰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天下之良弓勁弩皆  
 自韓出射六百步之外  
 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  
 尉繚子曰兵如櫓木弩如羊角

慎子曰弩弱而矜高者乘於風也身不肖而行合者得助  
 於眾也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谿子之弩南方谿子蠻夷皆善材也不能無弦

而射越熈渠容蜀艇熈小船艇大不能無水而浮

又曰鈹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弓木不

可以為釜

又萬畢術云牛翁十四可以強弩取牛翁十四枚曲蟻白

裹之活塗布着之無令人見用之拭弩令溫引之校半力也

阮子曰世多善弩而拙於弓弓無法准故任巧由意弩有

法准故易有善

抱朴子曰秋以弓弩在前

太公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以大黃參連弩大扶月車三

十六乘才士強弩矛戟為翼○太公兵法曰神后加四仲

者以爲明堂宮時天一出遊八極之外行窈冥之中日照其前月照其後當此之時天一自持玉弩執法承相刻不道者

崔寔政論曰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未久官兵勁利有蔡太僕之弩擅名天下

風俗通曰汲令應郴

一作余祖父

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

北壁上懸赤弩照於杯中見其形如虵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因得胃腹病攻治不差郴後知之過宣家問疾之由以爲虵入腹中郴遠廳事思惟良久顧懸弩曰此是乎乃扶

宣來於故處設酒杯中致復有虵因謂宣曰北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解病卽瘳

又曰臧仲英家欲炊而失釜及弓弩自行

十洲記曰續絃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屬連弓弩斷絃連

刀劍斷折之金膠連使人挽掣他處卽斷此終不復脫天

漢二年帝事北海祠恒山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吉光毛

裘武帝受以付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以上貢不奇稽

留使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虎而弩絃斷使者從駕因上

膠一分使口濡以續絃帝驚乃使武士數人對掣終日不

斷膠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

經月不沉入火不焦帝方重之厚賂使者而遣之

趙公王瑀音居教射經日弩古有黃連百竹八檐雙弓之號

今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

步戰用之馬弩中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遲臨敵不過三

發所以戰陣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不明於弩也

不可雜於短兵當別爲隊攢箭注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橫

陣復以陣中張陣外射番次輪迴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則



弩不絕聲敵無薄我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山奪水守隘塞  
口破驍陷果非弩不尅殺法今日張弩後左廂丁字立當  
弩八字立高揜手揜音宣屈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當心  
省張張有闊狹左腔右膊還復當心安箭高舉射敵遠擡  
弩頭敵近平身放敵在左右迴身放敵在高上挈腳放放  
箭訖唱殺卻製拗螭尾覆弩還着地

太白陰經發弩圖篇曰弩者怒也言其聲勢威嚮如怒故  
以名其弩也穿剛達堅自近及遠守險塞口破驍陷堅非  
弩不尅也

後漢李尤弩銘曰粵自近古發意所觀前聖制弓後世造  
弩機牙發矢執破醜虜克獲雖屬猶不可常妄戰者危極  
武者傷

魏陳琳武軍賦曰弩則幽都筋角恒山屢幹通肌暢骨直

矢輕弦當鋒摧決貫遐洞堅

陸機七導曰長角三倡武士綦布捺紫間之神機審心中  
而後射

東觀漢記云朱勃理馬援表曰羌反殺吏唯狄道為國堅  
守然氏飢餓噉弩煮履援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蔡邕幽州刺史議曰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  
家瞻核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辦於二州

暨艷集維移曰角弩既調射者又工多獲鵠鳥能無懇傷  
文選曰機不虛倚

又曰虞機發留鵠鵠

又曰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

射雉賦曰擊牙佞鏃心平望審

又曰黃間機張鏃折毫芒俯貫魴鱖仰落雙鵠魚不及窺



關西曰鈺鈺鉸也音校言有鉸刃也其體曰箛言挺箛也其旁曰羽如鳥羽也鳥須羽而飛矢須羽而前也齊人曰衛所以導衛矢也其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也括旁曰义形如义也

方言曰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音侯關西曰箭郭璞注云箭者竹名因以為鏃也

楊雄方言曰凡箭鏃三鏃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鏃謂之錐音甲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會稽竹箭焉注云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南竹箭篠也

又曰金鏃剪羽謂之鏃骨鏃不剪羽謂之志郭璞注曰金骨鏃今骨髓不剪謂以鳥羽自然淺挾不復剪也鮑音電

孫卿子曰浮游作矢世本曰夷牟作矢黃帝二臣

太公兵法曰箭之神名續長

趙氏兵書曰矢一名信往

易曰得金矢利艱貞吉

又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書顧命曰垂之竹矢在東房垂舜共工所為也

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又曰弓矢既同

又曰舍矢如破

又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豸殪此大兕

又曰束矢其搜搜衆意勦急

禮記曰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又日月令仲冬云是月也伐木取竹箭注云此時堅成可伐取也

又曰后妃執弓挾矢于高禖之前  
又曰秉丘之役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  
遂誅之

周禮曰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  
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

又曰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二曰絜音結三日殺  
四曰鏃五日矰六曰箛七曰恒八曰庫音痺凡枉矢絜矢利

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箛矢  
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  
蓋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  
錄弗痺弩  
所川也

左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杜預曰  
矢名也

又曰狄人伐衛公與石祁子瑛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  
贊國擇利而為之

又曰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

又曰楚子與莫敖氏戰于畢濟畢濟楚地伯棼射王汰斬及鼓  
跗着於丁寧伯棼越椒也斬車轅汰過也  
箭過車轅上也丁寧鉦也又射汰斬以貫

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  
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又曰呂錡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  
中項伏弣而死以一矢復命音韜

又曰邾克傷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  
合而矢貫予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彤豈敢言病吾子  
忍之

又曰齊師遁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  
頸

又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鄢陵戰晉射  
中楚王目也

又曰齊子淵捷從泄聲子射之中楯瓦繇鞫音汰斬  
劬七人

者三寸

又曰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馬曰馬不進也不欲

穀梁曰偏弓鏃矢不出境偏當爲敦鏃矢矢名皆天子之器也

論語曰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孔子曰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以

子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扶自直

斬而用射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爲孔子曰括而羽之

鏃而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再拜

國語曰吳晉會于黃池吳王擐甲陣卒赤旗赤羽之矰墜

之如火賈逵注曰矢羽爲矰

又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

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

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

夷入蠻注說苑云百蠻使各以其方賂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

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其令德之致遠以

示後人使永鑑焉故銘其括鐫書功名也括箭羽之間曰肅慎氏之貢

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珎玉展

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

之矢若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

言櫝也惠公使有司求之故府得肅慎氏矢於金櫝之中如仲尼之所言也

史記曰魏公子無忌進兵擊秦秦軍解去遂救邯鄲趙王

及平原君自迎公子平原君負音蘭矢爲公子先引注呂忱字

林曰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虜攻急陵歎曰

復人得數十矢足以脫矣

又曰匈奴右賢王圍李廣廣爲圓陣外向矢下如雨漢兵

死者過半

又曰婁煩射項羽弓發矢欲到羽怒目叱矢乃墜地煩亦恐死

又曰李廣夜行見石如虎乃射之其矢沒羽

續漢書曰來歙擊隗囂守略陽城大戰登城相射乃發屋斷木爲箭

東觀漢記曰耿弇與張步戰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又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

又曰匈奴破殺後王安得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並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魏志曰挹婁在扶餘東北千餘里弓長四尺如弩楛長八寸青石爲鏃

又曰陳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東吳外傳曰孫權乘大船出濡須口來觀魏軍曹公使弓弩亂發射之矢着其船船乃偏重箭墜尉傾權因廻船復以一面受矢矢均船平乃放船而走

蜀志曰關羽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醫者曰矢鏃有毒當須破臂刮骨也

晉書石季龍載記曰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石宜視而大怒斬匠載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狝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

又毛寶傳曰寶軍懸兵少器仗濫惡大爲祖煥相無所破

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  
 又栢玄傳曰玄達枚回洲費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  
 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  
 崔鴻三十國春秋西秦錄曰白蘭王吐谷渾阿柴臨卒呼  
 子弟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毋弟  
 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廷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  
 之廷不能折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  
 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  
 又後燕錄曰慕容盛行至西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  
 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鋒乎誠豎爾手中箭百步  
 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行豎箭盛  
 一發中之盜曰相試耳資而遣之  
 宋書朱齡石弟超石傳曰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岸超

石以軟弓小箭射虜

又曰謝靈運山居賦云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注云

一者苦箭大葉  
一者竿箭細葉

又朱修之傳曰魯秀擊襄陽修之發連弩射秀秀亦發連  
 弩應之修之使軍人緣水拾箭

又謝莊傳云時河南獻舞馬詔群臣爲賦莊所上其辭曰  
 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

齊書陳顯達傳云顯達杜姥莫補切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

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柱姬禹步作  
 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三國典略曰梁以護軍將軍陸法和爲郢州刺史封江乘  
 縣公法和嘗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目  
 見之此城旁有埋弩箭鏃一斛許因令掘之果如其言

北齊書曰郎基字世業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攻海西基糧仗皆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得圍解還朝僕射楊暗勞之日卿木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爲箭剪紙爲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之

後魏書曰世宗幸鄴還於何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秦伏見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豐居約圍之儀威稜攸疊胡甘兕懾氣才猛所振勃慙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勒銘射官永彰聖藝

後周書曰王傑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稍戰士將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此

箭也

又曰賀拔岳既遇害于河曲太祖乃率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太祖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即還

又庾信傳云信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云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  
隋書長孫晟傳云晟與汝南公獵見二鵬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日射取之晟彎弓馳往遇雕相攫一發雙貫焉  
唐書曰太宗討劉黑闥嘗於肥鄉列陣太宗親率左右擊之有一突將勇壯絕人直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傳此箭於北蕃突厥見而驚歎又嘗輕騎近出遇三騎皆賊中驍勇有名者



舉槍而進左右請避之太宗不從待其將至連發三矢相  
次皆斃敵人懾氣焉

又曰貞元十四年貢武舉并應百隻箭及三十隻箭等今  
年權停時諫議大夫田敦貴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舉等  
每年常數百千人持挾弓矢出入皇城閒恐非所宜上聞  
而瞿然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十數人時議惡  
敦貴欲非短舊事奏議不實自是訖于貞元更不復置

太公六韜曰陷堅陣強敵大黃參連弩飛鳧電景矢自副

注云飛鳧電景矢名飛鳧赤莖白羽以鋼為首電景青莖赤羽以銅為首鋼一作鐵○太公金匱曰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  
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  
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癸亥日拔其足箭丁侯  
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氏獻白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十九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九  
九

